

社会万花筒之中国微小小说系列丛书



送你一串 红灯笼

赵明宇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社会万花筒之中国微小说系列丛书

送你一串 红灯笼

赵明宇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你一串红灯笼 / 赵明宇著.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068-5872-4

I. ①送… II. ①赵…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6719号

送你一串红灯笼

赵明宇 著

丛书策划 尚东海 牛超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东方美迪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数 210千字

印张 7.5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68-5872-4

定价 21.80元

目 录

饿 刑	1
西 施	4
寻找一棵树	7
锄 奸	11
画 家	15
柜中缘	18
护身符	21
元城拳王	24
元城碑王	27
一块大洋	30
桑可翔画驴	33
二 姑	37
二 嫂	40

村妇桐花	44
堂 嫂	48
麻 姐	51
二妮娘	55
够 儿	58
女教师	62
盘婶子	65
结巴婶	68
老 曹	72
老 讲	75
老 陆	79
唐庚申	81
七品老颜	84
张冒烟	87
阮所长	90
秦不昧	92
查宝贵	95
文人老唐	98
谢老扭	101
笑 杀	104
目 光	107
青青园中葵	110
我和老师有约	113

把钥匙交给小蒙	116
凤子姑	119
林老师	123
小红花	126
傻二叔	129
画爸爸	132
咸菜开花	135
我叫李歪瓜	138
那年的鸡蛋	141
九爷看秋	144
手不朽	147
腿罢工	150
种树的女人	153
谁是凶手	156
在地图上旅游	159
送你一串红灯笼	162
好 汉	165
能 耐	168
民间刘邦	171
福 婆	174
借 钱	177
永远的牵挂	180
母亲爱听悄悄话	183

母亲的夏日	186
母亲的纸条	189
请母亲吃饭	192
母亲的神龛	195
父爱是一味良药	198
父亲的梦	201
父亲的年货	204
父亲给我送证书	207
父亲的秘密	209
父亲的微笑	212
我的读者	215
随感（创作谈）	218

饿 刑

元城有句俗话：三天不吃饭，啥事儿也敢干。说的是人被饿急了，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

盘龙寨大当家的秦大头就是被饿得没辙，才上山当土匪的。

民国十二年，元城已是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多数人家断炊，呼儿唤女外出乞讨。秦大头家有瞎眼老娘，一个人讨饭俩人吃，肚里咕咕叫，像是装着一只蛤蟆。望着躺在炕上喊饿的老娘，秦大头一跺脚，干起了偷盗勾当。孰料去元城大户秦笑天家里偷粮食的时候，中了圈套，被秦笑天捉了，打得昏死过去，抛在卫河大堤上。恰巧李秀才路过，认得是秦大头，便把他背回家里，灌了半碗米汤，秦大头才捡回一条命。

李秀才是个穷教书先生，守着半屋子书，一肚子墨水，却没有余粮，倒是给秦大头讲起君子固穷的道理。秦大头哪

里听得进去，作揖说，等俺以后有了出息，一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说罢，抱起剩下的半罐子米汤说，这个回家给我老娘喝。

秦大头回到家，背上老娘去了盘龙寨投靠土匪滚刀虎。秦母是个识文断字的妇道人家，骂儿子不争气做了土匪。秦大头眨巴着小眼睛泪水涟涟，娘啊，咱这不是为了糊弄口饭吃，被逼出来的吗？等俺有了钱就金盆洗手，过安稳日子。

母亲大概也是被饿怕了，看看他，摇头叹气。蝼蚁尚惜性命，何况我儿？

不久，滚刀虎在一次抢劫中被砍了脑袋，秦大头做了大当家的，重新招集几十个穷汉子做喽啰，昼伏夜出，打家劫舍。几个月后，秦大头的势力越来越大，方圆百里有了名气，提起他的名字，人人胆寒，为之色变。

秦大头打劫有钱人家，主要是要粮食。秦大头要粮食不像其他土匪那样推车挑担抢了粮食上山，而是先绑了人质，不打，也不骂，只是关起来不给饭吃，然后以逸待劳，坐等送粮上门。挨饿的滋味儿比老虎都厉害，生不如死，太多的地主老财饿上三天就招架不住了，让家人送粮食和金银细软来赎人。

这一招屡屡奏效，被称为饿刑。

喽啰犯了规矩，秦大头惩罚喽啰，也是用饿刑，喽啰很快就服服帖帖了。

元城一带的大户人家被他绑架了一遍，榨不出油水了，他就开始绑架小商小贩。秦大头的势力越来越大，受到官府多

次围剿。有一次，秦大头中了官府圈套，弟兄死伤大半，他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回盘龙寨。秦大头分析总是中圈套的原因，就怪自己没脑子，蛮干，需要有个军师出谋划策。

就想到了李秀才。

夜里，秦大头亲自下山，把睡梦中的李秀才绑了，装进麻袋背到盘龙寨，酒宴款待。秦大头捧上一杯酒说，恩公，二当家的这把交椅给你留着呢，有吃有喝，何等快活啊。

李秀才吓得尿了裤子，却一副凛然气概说，我是读书人，岂能和你这蠹贼同流合污？说完哼一声，把脸扭向一边。

秦大头冲喽啰丢个眼神，李秀才被请进一个干净屋子里，大门上了锁。秦大头说，先饿他三天，不信他不入伙。

三天后，秦大头来看李秀才，李秀才成了面条儿，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曲卷在墙角，耷拉着眼皮说，你一刀砍了我吧。

秦大头愣了一下，跟喽啰说，每天好酒好菜招待李秀才。

又是三天过去了，秦大头再来看李秀才，李秀才已经死了。秦大头正想发怒，却看见一边的酒肉饭菜，不曾动一口。

秦大头蹙眉，让喽啰把李秀才拖到后山厚葬。

夜里，秦大头遣散喽啰，背上老娘闯关东去了。

西 施

吴王夫差喜欢我，是因为我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顾盼迷离的眼神溪水一样流淌。踏进王宫的那一刹，我的眼睛眨巴一下，吴王夫差的心尖子就会咯噔一下。夫差是个情种，否则历史就会重写；夫差够爷们儿，敢爱敢恨。相比之下，文仲和越王勾践是多么的虚伪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耻地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拱手送人，阴险地让一个女人去为他完成复国使命。

当初，我也恨吴王夫差。随着时光的延伸，耳鬓厮磨，日久生情，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大男孩一样的国君。且不说在王宫一呼百应、肥马轻裘的生活，吴王夫差是一个国家的大王，听从于我，为我洗脚，常常使我泪雨婆娑。

可我是间谍。间谍是不能动情的。我牢记着自己的使命！我的红酥手托举的是越王的江山和越国的子民。

我心里异常清醒，在这场战争中，我只不过是文仲和越

王勾践的一包毒药，一剂迷魂汤，让吴王夫差饮下，慢慢中毒。就像蜘蛛，用毒液注进昆虫的躯体，使其麻醉，然后慢慢享用。

吴王夫差很男人，很爷们儿；越王勾践很无耻，很阴毒。

你们要么真刀真枪去打去杀，要么偃旗息鼓过太平日子。

我期望越王勾践的大军打过来，让我重新回到老家的溪边。我又不希望越王勾践过来，我不想看到爱我的吴王夫差因我而丧命。

越王勾践还是杀过来了。大兵压境，我的肠子悔青了。我知道，越王勾践的愿望实现了，我回到越国，越王勾践不会再喜欢我，文仲也不会再喜欢我，我毕竟已经跟了吴王夫差很多年，肚子里还怀着他的骨血。

自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就注定再也回不去了。

毕竟跟吴王夫差轰轰烈烈爱了一场。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吴王夫差。我说，大王，你杀了我吧，是我害了你，是我的眼睛害了你，害了你的国家。我是勾践的间谍，伍子胥的话没有错，你屈杀了一位忠臣。

我感觉吴王夫差会一剑杀了我，可是没有。吴王夫差捧着我的心肝宝贝，大声说，可是我爱你，我爱你，你不是间谍，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为了美人，我宁肯失去江山。

我说，你胸无大志，没有血性，你怎能为一个女人失去江山！

吴王夫差笑笑，泪流满面地说，打来打去，还不是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爱过了，就无憾

了。至于江山，只要百姓不再遭受战火，谁做君王都一样。

他下令，放弃守卫。

越王勾践杀进宫来，我跟吴王夫差紧紧相拥，做着最后的缠绵。吴王夫差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腹部，舔舐着我的睫毛说，美人，换上宫女的衣服逃命去吧，不要管我。越王勾践会杀了你灭口的。

我抱着他不放手，我说，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夫差松开手，推了我一把，喊道：把咱的孩子生下来。

几年后，一个芳草萋萋的日子，细雨蒙蒙，山岚缕缕，我牵着一个孩子给吴王夫差上坟。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插秧，伴着潺潺的小溪，伴着啾啾的鸟鸣，远处的桃花开得正艳。

寻找一棵树

我天天在元城的大街小巷奔走，眼睛不停地搜寻。遇到几个熟人，问我找什么呢？我低着头，没好气地说，我在寻找一棵树。

说起事情的原委，且听我细细道来。

今年春天，我盘算着多半年没回乡下老家看看了，想念哥哥，更想念哥哥院里的大槐树。哥哥今年60多岁，厮守着大槐树，在老家生活。大槐树像我的腰一样粗，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有100多年树龄了。

元城一带有个风俗，孩子生下来，要把孩子的胎衣埋到一棵树下，孩子就会像这棵树一样茁壮成长。我爷爷、我爹、我和哥哥的胎衣全埋在了大槐树下面呢，你说，我跟大槐树能没感情？在大槐树下吃饭玩耍，在大槐树下聊天睡觉，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在大槐树下长大的。有时候靠着大槐树，有时候爬到大槐树身上玩耍，粗壮的枝干被我摩挲得光

光的，滑滑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得出大槐树身上的每一个印记。

乘班车风尘仆仆赶回老家，推开那两扇熟悉的大门时，我愣住了。大槐树呢？仔细瞅瞅，房子没变，猪圈没变，院里的那口红薯窖没变。哥哥迎出来，一头白发、一脸沧桑也没变。我确认没有走错门，手里提着的小包裹滑落地上，给哥哥买的营养品像花朵一样绽开。哥哥弯腰捡起花花绿绿的营养品，拉着满脸惊讶的我向屋里走，给我端水喝。我一把甩开他，第一句话就是：哥，咱家的大槐树呢？

哥看看我，又把头低下，嗫嚅着吐出两个字：卖了。

我一听直跺脚。哥啊，你真是老糊涂了，缺钱花找我要啊，怎么能卖掉大槐树呢！咱爹死的时候没钱发殡都没舍得卖啊！

哥说，不就是一棵树嘛，值得发那么大脾气？你不在农村，不知道村里的情况。不是我缺钱花，而是村长出面，不卖也得卖啊。

我的火气更大了，村长咋了？村长也不能强迫咱卖树啊！

哥说，买树的是城里部门，上级领导要我们支持城里建设。我也不想卖，村长给咱家下了命令，不敢不听呢。在村里，有些事儿县长也没有村长管用。比如你小侄子没考上学，在外面打工也不是事儿，我算计着让他去参军，没有村长盖戳能行？还有你大侄子偷生二胎，没有村长默许，咱家就绝了后啊。再说我死后更离不开村长，没有村长遮掩着，就得被

火化；有村长遮掩着，交2000块钱，就能落个囫圇尸首。

我理解哥哥的难处，可是不甘心我的大槐树被卖掉，就来找村长。

村长正在跟别人喝酒，看见我，给我倒了一杯说，二叔，您老回家看看？我说你们把我家的大槐树卖到哪里去了？我想赎回来。村长嘬嘬牙花子说，这事儿不好办，你赎不回来了。

我说我加倍出钱，哪怕是他们把我的树做成了家具，我也要赎回来。

村长摇晃着脑袋，吐一口酒气说，实话告诉你吧，那棵大槐树真是有福气，不仅活得好好的，比以前还风光呢，跟你一样进城去了。

我的大槐树进城了？我转身就走，把村长的招呼抛在身后。我没顾上吃哥哥为我做好的饭就回城了。

我的大槐树，你在哪里？我的脚步踏遍了元城的每一个角落，我的目光摸遍了路边的每一株花草。三天后的傍晚，我落魄地走在新建成的元城宾馆门前，望着金碧辉煌的门面，不由得眼前一亮，我看到了我的大槐树。尽管被伐掉了半个树头，我还是能认出来。一搂粗的树身上有我童年摩挲的手印，有我用牙齿啃掉的树皮，变作了圆圆的疤痕。还有我骑过的枝干，光光的，滑滑的。

我去找宾馆的老板，被保安轰了出来，说去去去，神经病。

我抱着大槐树哭了，引来好多人围观。一个穿着不俗的

贵妇用睥睨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真是什么人都有！这是哪来的疯子。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夜里醒来，大槐树身上爬满了霓虹灯。我感觉脸上湿湿的，用手一摸，原来是大槐树的泪水滴在我脸上。

天亮时，两个保安把我架走了，还把我送到家里。保安跟我儿子说，实在不行就把你老爸送精神病医院。

儿子的脸色铁青，劈头盖脸跟我说，刚才领导找我谈话了，你再去宾馆闹事儿，我被提拔的事儿就泡汤了。你说我打拼这几年容易吗？闹不好工作也保不住。老爸啊，我求你了，给我们留点面子吧。

儿子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

后来，我经常坐在宾馆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远远地望着抽崁新芽的大槐树在风中摇晃着枝头。我知道那是大槐树跟我招手，我就泪流满面了。不时有行人把我当作乞丐，把一张张纸币扔到我脚下。我不去捡，任凭纸币被风吹得七零八散，蝴蝶一样飞舞。